



回家的牵挂

文 猛

一生永远不会忘记的路有一条，就是回家的路。我们可能不知道往住前的路向着何方，但是绝对知道回家的路在何方。

1980年，我考上桥亭中学读初中，离家四十多公里的上学路，让我永远铭记上学的艰辛。老家的地名马槽沟。连接学校和马槽沟的，就是那条古老的万州到梁平的盐茶古道。早上一早从家门出发，要走八个多小时才能赶到学校。学校很理解山区孩子上学难，两周放假一次，积攒两个星期天，一天回家，一天回校。走在漫长的古道上，哪里有岩洞可歇凉，哪里有井水可解渴，哪里有恶狗要绕道……一刻印在红鞋的脚上。

1986年，我从师范学校毕业后，到离家不远的重庆万州丁阳中学教书。学校很偏僻，客车没有开通，但是，站在公路上，总会有一辆车停下来，总会有一辆车驶向远方。可回家之路依然困难，公路的尽头离家还有三十多公里的崎岖山路。学生两周放假，我也得回家，母亲等着我哩！一到学校放假的日子，母亲总会随意抓出一把玉米，从里面拣出一颗，念着“回家”，从里面又拣出一颗，念着“不回家”，母亲最怕最后一颗玉米粒上“不回家”。

有了公路，我有了买辆自行车的想法。可是，自己每个月四十一元工资，除去吃饭和资助学生，所剩实在不多，盼望一辆自行车成为那个年代最宏伟而又不敢说出口的理想。记得有一年冬天，因为批改学生作文，回家出发时间晚了，当我冒着风雪离开学校的时候，天已经有些暗了。走进石笋脚，望着风雪中那坡陡峭的石板路，脚和心一下软了，跌进沟里。一个放羊老汉看见我，走进沟里，从怀里掏出几张玉米饼子，要我快吃，说看你饿的。又点燃一支向日葵秆火把，要我拿着，说着着路……

母亲站在门口李子树下，举着火把，哭着说，以后晚了就不要回来啦！又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白手绢包着的东西，说这是她卖玉米攒下来的两百元钱，你自己再添点去买辆自行车吧。我说公路没有通到村里，母亲说总有一天公路会通到村里的。

我成了村里第一个拥有永久牌自行车的人。这个“第一”让很多村里人向往。村里有人生病了，大家说去找文家老五，他有自行车送你到医院。村里有人要向外地寄东西，说去找文家老五，他有自行车到乡邮局寄出去……我知道这不是家乡人寄予我的万能，是家乡人对未来和幸福至少是对一条路一辆自行车的期盼。

1992年，我离开学校到万州区教育局工作，成了当年乡亲所期望的城里人。安顿好工作后，赶快回家看望母亲。从地图上，看万州城离老家马槽沟也就一百五十公里，但是走过来，那还得需要好一番谋划和足够的体力。

鼓足勇气向母亲表达接她进城的想法，母亲的笑容一下子消失，说我就怕你们接我进城，大家都跟着孩子进城享福，咱们家谁来守？我在家里，你们至少还能回家，我在城里，谁还会记着再回老家？

于是，因为工作，也因为交通，我们每年的回家归期只能是过年的时候。母亲说，老家在哪里，年就在哪里。尽管拖家带口，尽管跋山涉水，回老家需要动力，需要毅力和体力，但是我们的每一年春节都是在老家度过。

只是，我们都盼望一条路。1993年回家，客车通到老家的桥亭场。

1996年回家，通往老家的公路修到康家梁，离马槽沟还有三十公里。

2000年回家，通往老家的公路修到石笋沟，离马槽沟还有十公里。

2010年，公路终于延伸到我的老家马槽沟。听到这个喜讯，我高兴地好几晚睡不着觉。唯一的举动就是买一辆越野汽车，准确地说是那种外观不豪华但是能够爬坡上坎的车。朋友们很奇怪，你买这么一辆“拖拉机”图什么？我说不图什么，就为了回家。我走过老家的公路，晴天还能蹦蹦跳跳，雨天就会处处受阻……

母亲也终于答应进城，说看着我们

还会想到哪个词？玉树临风！对，一点也没有错。

看树挂，一定要带着积极的心态。俗话说：“夜看雾，晨看挂，待到近午赏落花。”当太阳公公露出笑脸时，树挂便开始一片一片脱落了。不到正午，大部分的树挂已在光晕下悄悄遁去了行踪。残存在背阴里的些许，也没了方才的生气，羞答答瑟缩着，似乎正无奈地为方才的绚烂唱着挽歌。倘若情绪消沉，难免会发出“好花不开常，好景不常在”的感喟。相反，如果心态积极，你会面对雾风高歌：“冬天来了，春天还会远吗？”一点一点消散的雾凇，还会催人猛醒，赶走积压带来的倦怠，激发向上的动力，鞭策你在今后的岁月里加倍珍惜光阴，珍惜苍赐予我们的一切。

冬日踏雪，也是一种别有情趣的活动。可能是气温低的缘故吧，新疆的雪含水量少，密度低，轻柔的雪尽管迤邐里下得紧，但很难湿透衣衫。在清新的空气中，穿一双皮靴信步在雪里走，脚下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，你会觉得如天籁般动听！北疆的山多是缓坡，又有那么厚的雪垫子，走累了，又童心顿起，那就别犹豫了，翻滚着下山吧。滚到了山脚下，保证皮毛无伤，两巴掌拍下去，身上肯定不沾一丁点雪屑。

就我个人的经验，新疆赏雪，喀纳斯图瓦人村落最不该错过；这里大半年都被白雪覆盖，漫山遍野生长着白桦林，细密的枝条冲天直指，如同一支支毛笔倒竖过来以蓝天为背景写意地涂抹着什么。白桦丛中隐隐露出一座座小木屋，屋顶袅袅的炊烟宛如风筝的细线牵出一个个关于冬天的童话。

喀纳斯因为风景奇佳，疑似世间所有，被誉为“神的后花园”。而图瓦人的村落，则被誉为“神的后花园中的自留地”。

冬天的这里，只有一种色调：白——而且是那种丝毫不染尘埃的洁净得夸张、过分的白。山白、水白、树白、屋白、云白、雾白、炊烟白……

白，让这里分外静谧，一切似乎也都慢了下来——男男女女围着火炉悠闲地喝着奶茶；牲畜卧在围栏里慢条斯理咀嚼着干草；鸡有一搭没一搭地在雪地里刨着什么。甚至，连透透白桦树的阳光，也是那样的慵懒。

前年冬日，我的一位搞摄影的朋友从杭州去了喀纳斯，一待就是大半个月，每天都要打电话喋喋不休地告诉我他的奇遇。在他的眼里，那里简直是个童话世界：挂满雾凇的白桦林，被积雪堆成蘑菇的小木屋，雪地上踱着方步的雪鸡，林间探头探脑的狐狸……他兴奋地大叫：“来到这里，所有的烦恼，都忘掉干干净净！”

在花海中徜徉

王慧敏

伸到了远远的天际，最终和淡绿色的天山融为一体。

由于山顶笼着一抹薄纱般的飘拂的云，这张彩毯又融进了云里，而且随着云的节拍飘来荡去。云的那边还有花的踪影吗？恐怕没人说得清楚。这条河谷，驱车几乎要走上一整天。睁开眼，是花；闭上眼，是花；一觉醒来，还是花！

这里的花儿到底有多少种颜色？任你绞尽脑汁也辨不清：或紫，或蓝，或红，或白；或浅紫、浅蓝、浅红、浅白……或是一朵花中赤橙黄绿青蓝紫各色杂陈。不过，不管是什么颜色的花，一律开得自然、清亮，就像天然无雕饰的邻家小妹。

花儿的形状也千姿百态：有的怒放如盏，有的团拱似榴，有的倒挂似钟，也有的，似把一串大小不等的玛瑙层层叠叠摞在了一起。最奇特的那种，顶层似球，下端如似嵌满珍珠的玉盘，球体嫣红似霞，玉盘晶莹如雪。一棵花，能包容这么丰富的内容，让人不得不佩服造物主的神奇！

你想想，这么多颜色、这么多形态的花，全攒集在一张毯子上，那是何等的壮观！

二

新疆有一种树，叫“大漠英雄树”。你知道是什么树吗？胡杨。

胡杨具有令人难以想象的生命力：不独耐高温、严寒，它的根能扎到二十米以下的地层中吸取地下水，只要稍微有一点点湿气，就能傲然挺立。科学研究发现，它的细胞有一种特殊的机能，不惧盐碱伤害，哪怕水的盐碱浓度已到结晶的程度，它照样能从中吸取水分和养料。

为了生存，一棵胡杨树上会长出不同的叶片，树的下半部是松针般的小叶片，树顶则是鸡蛋形的大叶片。小叶子是为了减少水分散失，大叶子则是为了吸收阳光。无论大叶片还是小叶片，上面均生有一层厚厚的腊质，能够锁住每一滴水。

你说说还有哪种树有这么坚毅的性情？！没有，绝对没有！塔克拉玛干被称为“死亡之海”，其它的植物都逃遁了，胡杨在这里照样枝繁叶茂。有这么一个说辞：胡杨生而不死一千年；死而不倒一千年；倒而不腐一千年。

好家伙，随便一算就是三千年，不是“英雄树”是什么？！

我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胡杨生长在新疆，仅塔里木盆地胡杨保护区的面积就达三千八百平方公里。胡杨什么时候最美？秋天！

“十一”前后，一场场里风将胡杨的叶子从深绿吹成浅绿再吹成金黄，这时候你踏进沙海，会疑心走进了一个黄金铸成的世界。

逛胡杨林，最适合自驾游，车窗外，胡杨接胡杨，沙梁连沙梁，一束束金黄扯天扯地，一片片金黄无边无际，一程又一程，只管往前漫漫漫漫。这时候，一种“欲穷其林”的渴盼便会按捺不住蹿升上来。

如果不会开车，也不用担心，静观胡杨同样有趣得很。秋日的新疆，鲜有风沙，连旬连月都是大晴天，空气里纤尘不染，天蓝得过分，金色的艳阳下，胡杨的每个叶片柔亮、剔透，浓浓的黄色似乎正从叶脉中溢将出来。那种黄，毛茸茸，亮晶晶，撩拨得你心里痒痒的，有心去触摸这些叶片，却又舍不得。

如果你喜欢拍照，可就找到发挥的空间了，随便一摞快门，便可能逮到一张足以上风景画册的照片。

胡杨生长在南疆，其实，秋日的北疆，也极有看头。一个秋日的午后，我曾经在北疆布尔津城郊的原野上流连忘返，竟误了车程。

布尔津是个边境小城，因布尔津河绕城而过得名。布尔津河，是额尔齐斯河最大的支流发源地。而额尔齐斯河，是中国唯一注入北冰洋水系的河流。

这座边境小城，藏在一望无际的白桦林中，因为人口很少，静谧极了，有一种遗世独立的感觉。小城周遭的一切，似乎都在为这个“静”字做注脚：秋日的布尔津河，水流平缓，没有喧哗，没有泡沫，清冽得让你想掬起喝上一口；河中的水草、小石子直视无碍。白桦树，是一种最娴静的树——树干笔挺，不枝不蔓；树皮洁净，不染尘埃。在她面前，你说话的声调不由自主就会降八度。

三

不知为什么，一说到雾凇（树挂），大家首先会想到东北。其实，新疆冬日的雾凇，一点也不比东北逊色。

南北疆的雾凇，各有自己的特点。南疆沙海里看雾凇，适合晨曦初露时去看。沙梁作背景，晨曦一照，橙黄一片。沙梁下的胡杨虬枝横斜，霜染的枝丫晶莹剔透，微风拂过，一棵棵树犹如一个个银须飘飘的耆老正躬身与旭日对话呢。朝霞、老者、黄沙、白树，那种视觉冲击无与伦比。

北疆看雾凇，领略的是一种气势。“田成方、树成行、路成系统、渠成网”是新疆条田的特点，每块条田动辄有一二公里长，四周多种植钻天杨。一棵棵一行行挂满雾凇的钻天杨整整齐齐矗立在北国的雪原上，除了壮观之外，你

吃面的讲究

马 汉

合探究三者浸润在一起，相互作用于味蕾的化学反应。面祖宗会根据不同的浇头，要求“过桥”（浇头另放在盆碟里）或“底浇”（浇头放置于面底），这样，浇头、面身和面汤的滋味自然会相应地发挥到极致。

面祖宗的口味，都是各有固定偏好的。通常一进店堂，老到的面祖宗就会对堂倌暗语般地咕叻一声。堂倌立即就对后厨吆喝着转述下去。宽汤，紧汤，重面，轻面，重香头，免香头，汤，拌，立直，断生。翻译出来：宽汤，紧汤，面汤要多或少；重面，轻面，面要多或少；重香头，免香头，切碎的青大蒜叶要多放或不放；汤，汤面；拌，拌面；立直和断生，都是讲面健的程度，是健硬得具有细微差别的两个不同等级。面祖宗们之所以要这么含蓄表达，是因为想凸显他们吃面的深厚道行，彰显他们的雅致。即使点一碗没有浇头的面，他们也不说光面，认为那样就显得有点粗俗和不吉，而是说，来一碗阳春面。经这么一说，就赋予一碗最不起眼的汤面，有了关于明媚阳光和盎然春天的联想。

老牌面祖宗，在多家面馆间，经过一番品尝鉴别比较后，会选出最适合自己口味的一家，从此就认准这家面馆常吃。顶级的面祖宗，日复一日在每天清晨面馆开门时就来到——这是来吃头汤面的。头汤面是面馆每天开门第一锅下的面条，沸水不混不腻清激可鉴，捞出的面当然就清爽利落。这些冲着这份清爽劲来吃头汤面的常客，都是店家熟悉的面孔，他们的需求是一成不变的，不用问，堂倌就吆喝下去，并把吃早面必备的一小碟姜丝，外加一个小小的醋壶放到客人桌上。一碗面端上桌，客人往碗里瞧一眼，问：唔，今天朱师傅不在哪？堂倌答，是呢，朱师傅家里有事请假，今天是新来的李师傅在灶上捞面。

除了吃早面，江南人还习惯吃夜面。夜面，是夜宵的意思。早些年间，江南是没有夜宵之说的。夜宵是改革开放后，从广东流传过来的。在这之前，江南人只说吃夜面。人们打赌，说若是输了你这打算怎样？被问的人反问，你想怎样？这位仁兄无疑是面祖宗，说，你若输了，请吃夜面！对方爽气地



面祖宗，是以米食为主的江南地区对于嗜面人的谥称。这种嗜好，在江南人中广泛而坚实。

江南人吃面，是借此获得感官享受的。既是一心去作锦上添花的邂逅，自然不会屈高就下，考量的要求也苛刻得多。品鉴一碗面，会从面汤、面身、面浇头三方面去考究。面汤，要清静、鲜美、醇厚。讲究的面馆，面汤必是用整鸡、猪骨、鳝鱼骨等熬制而成，再以猪油点化提香。是调味品勾兑成的稀汤，还是文火吊出的高汤，面祖宗们尖起嘴唇嘍一口就全了然。面身，要多揉搓，在面机上多轧几遍。与齿舌接触时要能明感觉到自己的筋道、滑爽。讲究的面馆是自家轧面的，并会在面粉中按比例掺入鸡蛋。面浇头，有预先烹制好的焖肉、熏鱼、脆鳝、肉酿面筋、荷包蛋、素鸡、辣菜，有现炒的鳝丝、京酱肉丝、三虾（虾仁、虾籽和虾脑）、鱼片、蹄筋、双菇、雁来蕈等等。以清鲜平和的淮扬菜为基底的面浇头，食材新鲜，烹调到位，浓油赤酱，鲜咸适中。面祖宗们不仅挑剔地琢磨汤、身、浇头三者独具的味道，还会综

